

小豆棚卷六目錄

指畫渴筆

素頑夫傳

幽宮詩

了拳

漢武氏祠堂石刻

常靜蓮

醋姑娘

澣衣婦

鼎小玉

祈夢

眼鏡考

小霞

段子發

薛魯氏

孫筠

義烏亭

男女變刃

警僧

傷替夫

鵝鵝詞

黑檀帽

泥鬼博

競聯

熟卵石

指畫渴筆初始

鐵嶺高少司寇其佩字韋之號且園自謂且道人又號古狂司寇名重天下數十年來莫不競以司寇之指畫稱夫以指作畫古未嘗有有之自公始公八歲學畫過稿輒換積十餘年盈二麓每恨不能自成一家倦而假寐燕一老人引至上室四壁皆畫理法無不具備而室中空空不能擬仿惟水一盃爰以指蘸而習之覺而大喜奈得於心不能應之於筆輒復悶悶偶憶上室用水之法因以指蘸墨仿其大畧盡得

其神信手拈來。頭頭是道。乃據筆而不復用。有印章
云畫從夢得夢自心成。又嘗嘗有句云筆畫今為指
畫掩。須知指筆互相因。公於唐宋元明諸大家中鑽
研探討。集其大成。將諸家之用意用法。悉歸於指。允
稱獨步。其章法不拘前人。主客陰陽。自有間。歷真境
其指法則各指有單用。雙用。三指。滿手。拳用之異。其
染法則青赭紅黃。隨意烘用。皆有神味。機趣。其皴法
則披蓀荷葉斧劈。各有巨細。難名其妙。其用色如胭脂
宜淡而偏濃。赭不宜赤而偏重。青綠加於重墨。殊

粉施之金。蓋皆古人之所不敢。其用墨至五色而無
痕於無痕。而有處。尤覺自然。故見公畫者。莫不知其
天資高。學力到。胸襟濶大也。公畫鍾進士像。不下二
百餘本。有文德。武像。喜怒威善。壯老仙佛。鬼怪。粗工
鈎勒之不同。神奇變幻。在當時即多顯應。天津人持
一畫像。求售於查儉堂。查未信為真。忽其妾發狂。如
中祟狀。云目中有長髯。綠袍大漢。驚併欲絕。查憶置
畫像於牀。榻被上。急焚香默禱。病輒愈。改寧國太守
翟宅。廳事。每夜不寧。後縣公所畫像。即靜謐。公畫龍

獨開生面。曾於京口赴永寧觀察時。虔禱雨中。得覩
真容。故畫龍有角有耳。獨無所謂無碍者。畫虎頭大
而勝細。嘗曰。畫工之虎得其形。似不若吾虎之威也。
謂公乘醉以頭畫虎者。是齊東語。畫獅不以長毛大
尾。似虎非虎。黃色西方兩耳白毫。拖地尾結成毬。人
多不識。乃雍正年間。公在

御園親見也。至若山水之兼眾妙。人物之得真神。翎
毛花卉。梅柳叢樹。或仿古。或沒骨。或白描。莫不各極
其精。而且為世傳真。詭為阿堵。是指畫之能事畢矣。

公畫自供奉

大內。以及海內縉紳家。無不索求。公惟日染指自壯
而老。未嘗一刻釋手。約在人間不下數萬紙也。宜乎
為一家之冠冕矣。同時如李天濤之指墨。焦筆小品。
後有朱倫瀚之山水。傅凱亭之人物。雖亦各有所長。
是皆分公一體。或具體而微者也。
孔衍棧。字石村。為稼部公之從子。曲阜人。聖裔也。貢
生。官濟寧訓導。善畫。以渴筆名。獨闢蹊徑。晚年筆愈
進。壽八十九。自著有石村畫訣云。古今畫家用水渲

染不易之法也。渴筆烘染，古人未創此境。余幼師石田，一樹一石，必究其用意處。久之稍有所得，因靜心自思。筆、石、田終在古人範圍，乃窮日夜之思，忽結別想。偶以渴筆烘染，似覺別有意趣，脫却俗態。久乃益精，幸不為鑒賞家所鄙。寔有苦心，未忍自誤。因誌畫訣藏篋中，以俟同志。按畫訣十則：一曰墨，意；二曰取神；三曰運筆；四曰造景；五曰位置；六曰避俗；七曰點綴；八曰渴染；九曰款識；十曰圖章。其渴染法云：墨少著水重磨，用禿湖穎不着水，即蘸焦墨，先用別紙



試微潤，輕拂畫上，筆筆勻，可染二三次。惟無筆痕為妙。頗有秀色。凡點葉樹，俱用渴筆寔染。雙鉤葉，白者不染。房舍有瓦草處，染無瓦草處，空白。室內人物器具空白。週圍俱用渴筆剔清。每一石止渴寔染處。石頂空白。石根宜用重染。大山平坡皆然。遠山先用炭為輪廓，外用渴染。天氣漸與之接，遠山空白。山根用渴染。波水溪江，俱用平直筆密畫去，有聚有散，俱用渴染。托出雲烟斷續，須輕染漸；不見乃妙。非有定體。惟畫者自裁。有墨畫處，此寔筆也。無墨畫處，以雲

氣視此虛中之寔也。樹石房廊等皆有白處。又寔中之虛也。寔者虛之。虛者寔之。滿幅皆筆跡到處。却又不見筆痕。但覺一片靈氣。浮動于其上。其論如此。此石村變化前人之法。所謂遺貌而取神者也。七如氏曰。書法以右軍為聖。至顏魯公而一變。詩以少陵為宗。至韓文公而亦一變。古人謂文有變而不止於文也。且不止於書與詩也。即畫亦然。畫允不知其幾變。或變南北之宗。或變大小之體。蓋其所不變者。理與法。而其所變者。勢也。亦運會之使然也。代有

人焉。翹然崛起。推陳出新。卓自立於數百千年後。先相望之頃。其名不以貴賈掩。迹不以窮約晦。如且園石村者。不多觀也。素行川曰。七如精於畫。故言之委曲詳盡如此。已酉余於嚴市。購得且園先生鍾進士伏鬼圖一幀。見之能令人畏。七如有石村手跡。不輕示人。余素不願奪人之所好。亦唯有心艷而已。

素碩夫傳

素猷，壯，賴之七鯉鎮人。字碩夫。改夫曰膚。又曰石祥。余為作石梓圖。號行川。又號榕湄。其村類江多大榕。吾春舫業師長子也。少我一歲。垂髫受業時，共筆研一寒暑。碩夫庸於才，又懶且邈。不修邊幅。師嘗之嚴。乾隆庚寅，吾師設教庠嶺道南書院。每課，碩夫終日不完卷。又潦草任意。師曾握其髮，鞭撞石碣上。頭腫起若胡桃。患受之。壬辰，師出宰粵東。多大邑。有能觀吾師磊落負奇，不務纖查，好揮霍。碩

夫以庠生不獲隨任自太師母及師母眷屬俱往碩夫獨留一妾伴處嘗日不舉火甘藜藿歲至粵省視一次布衣破襪絕無貴氣將告歸必多索銀及布其餘玩好及廣之羽毛繭袖珠玉枕檀一切無所取携大非吾師意問署人群笑大郎君太俊角窮措大像及其歸以銀計息布稱是貸諸貧乏日會而月安之又糴賤糶貴權子母如是者十年碩夫本素封得此以益家愈饒惟其財之裕故其心之慳余辛酉丑過賴訪碩夫於家喜甚留兩日作竟夜抵足

之談餐用銅腥小魚馬齒菟菜若隻雞豚蹄固未之前聞也壬寅師疾卒于官家口繁指初不知所為計太師母與師母及眷屬扶柩歸里百十人是日內外數十席碗箸匙不計數即晚百人需百牀皆取諸官中不缺一既觀其倉有餘穀笑有餘布圍園多蔬菜池塘魚鱉不可勝食若吾師宦囊中攜歸之端溪硯田不可耕而耨也英德美石不可煮而食也書冊畫卷不可寒而衣也相與索之高閣夫然後一家之人皆食大郎之食衣大郎之衣迄于今又十

年恒取給焉。無所置。戊申。碩夫舉鄉薦。其二弟堂博
學。獨儻。例為州丞。三弟域。初入邑庠。碩夫三子。獻禧
亦諸生。獻祐業儒。黑狗禱。皆其善。持籌之妾所出也。
乙卯。公車與余同落第。留長安。昕夕往還。嘗論述其
家室。次年春二月。病於京邸。無親故。余視其湯藥。二
十五日。遂捐館焉。嗚呼。吾師猶父也。師之視余
猶子也。碩夫弟也。今其死矣。能不慟傷。其衣衾棺木。
厝諸南城義園。咸我殯。並書致其家。來。擗。極。迹。其。生
平了。不異人。然矯情勵俗。甘淡泊。以成家。有足多者。

余持書之。以代輓章。

溫文

幽宮詩

東

粵惠來濱海。魚鹽輻輳之區。城南有嶽廟。最壯麗。兩
廊塑像作十殿閻羅天子。狞惡駭人。夜叉急脚。以及
刀鋸鼎鑊。無不吐。逼人。雖圖畫傳神。不能至此。每
至春夏賽會。鄉城男女。應獻楮帛。焚積如山。殿旁有
石獸甬端。土人皆割牲滴血其上。石中猩紅。經歲不
乾。邑中翁姓。富甲一城。長女如珠。初生時。其母夢黑
龍繞其身。年十三。白皙娉婷。性慧識字。即為吟咏聲。
後工詩。其送春詩有云。綠筆堪題腸斷句。柳絲難繫

落花魂其序四六云緬飛絮之隨風仿得真魂飄蕩
如落花之時雨依稀膏血淚繽紛其兄貿易湘潭伊
書促歸中有一行云願化衡山之石雁使回歸因呼
粵嶺之禽哥行不得皆佳年十五隨馬母詣嶽廟遊
兩廊間至轉輪王殿諸姊妹皆遊嶽如珠手指王像
曰如此猙獰王夫人朝夕對之寧不粟生畏怖耶其
姊云汝畏之夜間即來娶汝如珠答云王如嶽之吾
何畏彼哉及歸家病既乃大漸百藥罔效忽自語云
越三日癸丑我當入宮拜采納矣眾以為謔至期如

珠令人為之畫沫着耕衣許父母曰兒已為冥府王
妃外輿從父駕兒不敢稽從此侯門似海膝下長辭
父母始驚駭哀泣如珠曰無過傷痛今兒作王侯妃
充六宮班九嬪豈比作田舍郎媳婦尚煩二老體恤
耶乃自吟曰大邦有子遵彼海濱窮窳淑女曰嬪九
京言訖而逝三年其父病危復甦告其妻曰我夫妻
皆增壽一紀兒果為轉輪王妃韋下左右請位中宮
一年之間寔能輔成君德變理陰政幽囚犯科嚴重
傳其脫替侯門進諫不已今以摩利才人充嬪一人

見嫉預政撓權如楚王鄭寢故事乃幽兒於別宮抑
鬱以死後宮中漸耳告衆王悔之知其寃乃下摩利
而封兒號金輪阿耨夫人祀以壤田建廟於鄧山之
陰凡后之族賜壽以紀猶憶其傳誦幽宮詩八絕云
陰靈懔愷舊時容禁閣重之馬鬣封聽徹森羅宮殿
外更無人撞景陽鐘傷心遙拜九泉恩永訣雙親
一縷魂河滿曲終腸寸斷誰知地府有長門城闌
枉死能容罪殿少長生不種緣安得成都人作賊也
應輸與紙銜錢城闌 塚之凄風入苑來歌聲亂逐鬼聲

哀冰寒徹骨桃笙冷知是君王宴夜臺白王樓頭
望碧瀛黃泉水繞奈何灣童捐秋草埋幽徑采卷誰
登蒿里山百結雲鬟內樣妝茜紅衫子帶鵝黃輕
盈舞罷旋風陣羞比昭陽掌上狂溶溶默默慘無
神點點幽情訴未真一片琉璃簾外影姍然自認李
夫人曾無月色到深宮燐火光微輦路空回首木
綿花下住沙塘簫鼓畫橋東
七如氏曰如珠之事固屬荒誕但寺廟為僧道所居
眾目所睹且輕僇子弟更於此處窺探調笑訛刺品

題如蛾如狂。凌犯擁擠。無所不至。此時隱忍受辱。惟
有落牙自燻而已。今浙省之游天竺雲林。每至春月
無不如雲逐隊。雖夫不能止其妻。母亦不能禁其女。
更有吾鄉無知婦女。相聚結社朝山。或金馬。或東嶽。
或南海普陀。跋涉數千道里。雜沓數十晝夜。其中恣
性越禮。又豈筆所能罄。作者記轉輪王一段。蓋猶有
忠厚之微旨也夫。

按律載官及軍民之家。縱令妻女入廟燒香者。笞四
十。無夫男者。罪坐本婦。住持等不禁止者。與同罪而

婦女不知犯法。反以為祈福。吾曾見一秀才妻登嶧
山。其夫親扶掖之。恬不為怪云。

了拳

粵之潮屬。有山名曰陰那。其開山和尚。俗姓潘。號慧愧。闍之沙縣人。初生在拳曲。因名拳。彌月。一僧至。父抱兒示之。僧書拳上一了字。指立伸。更名了拳。幼穎悟。不茹葷。年二十。喪父母。依叔叔母。不能容。十七去潮之黃砂社。車上村。詔娶婦游氏。為母。今大埔縣地。日與牧童登赤巖嶺。曠觀天雲。若有所得。今放牛山麓。拳以杖畫地。牛不他逸。以烹魚啖之。受而投諸水。魚復活。今黑質白章。尾上信。其遺種也。嶺左溪潭。

有大石如蹲虎。一老僧趺坐其上。嘗以指甲寫大石
之勝。欲結茆於此。不果。迨海母既沒。拳營窳劣。後遂
去。里人為之築靈覺寺。繼之磔上菑田。有二寺。一名
清泉。一名龍泉。相傳皆拳卓錫取泉處。至神泉寺。市
欲濟無舟。拊葦以渡。登黃龍峽瓜山。循頂西行。抵平
砂社之楠樹坑。依素姓。三年後。人因其地為高磔寺。
爰乃陟芒洲崗之巔。西望陰那。五峰蟬聯。聳峙雲表。
神贖者久之。欣然欲往。過澣梓村。求水弗得。乃卓錫

成井。有石龕。至今存焉。雖亢旱泉不竭。後亦建靈山
亭。拳像塑其中。至陰那。斲石刊木。建道場。為脩真地。
日說法。眾多不省。曾賦詩曰。行脚腰包廿載遊。一天
花墜兩成秋。指禪未豎羞拳了。頑石因何不點頭。住
陰那又三十年。一日語其徒曰。從前佛祖。皆宏演法。
乘自度以度人。我未能也。心甚愧之。圓寂後。藏我骸於
塔。當顏其額曰。慙愧。因偈曰。四十九年。無保無辜。如
今撒手歸空去。萬里雲開月在天。語畢。端坐而逝。沒
後。屢顯靈異。明御史梅鼎臣。舟過蓬萊灘。水洶湧。舟

幾覆見老僧於岸。隱約指點。舟得無恙。又三饒冠亂時。過陰那。將辟虜。掠忽雲霧四塞。咫尺不辨人。賊迷失道路。各村賴以全。每至三月。山中必風雨。相傳洗殿。蓋了拳生於元和十二年三月也。余十五歲遊陰那。見冥然僧時掛搭於此。相與談讕。稱曰。亦閩人。山多大筍。徑圍尺許。削其尖。利空貯。以益鼓腐于煨熟。連筍斷之。陳於俎。甘脆異常。寺中古柏三株。合抱兩人。蒼翠參天。為拳所手植云。

漢武帝祠畫像石刻記

漢碑之在天下也。可屈指數。大江以南。止有校官碑。在溧水縣。此外無聞焉。餘多在西秦東魯間。如曹全碑。在郟陽。明神宗時出。渭河沙磧上。東平有衡方張遷二碑。曲阜則有魯靈光殿基數字。在太子釣魚池上。又若孔謙。孔彪。孔宙。韓勅。百石。卒史。諸碑。以及史晨前碑後碑。濟字學宮。則有魯峻碑。尉氏故吏人名。景君錢。前後二碑。武榮。鄭國兩碑。近又搜得王君碑。魏范式碑額。普照寺畫刻。雖一鱗片甲。數千年鬼神

呵護皆神物也。乾隆丙午。吾邑春旱。人皆掘鼠為食。南武宅山之陽。有墓道。陷甬。舊志載。漢太子墓也。燬火以入。則四壁石砌。皆刻畫人物。犀鶴。車。四形像。又有武氏祠三字。並武氏石闕銘。其畫像為石滿室。亦有橫分為二者。畫自伏羲以來。古帝王忠臣孝子賢婦。如老萊子。母秋胡妻。長婦兒之類。合七十六人。各以小字識其旁。又為贊。最古拙。其事則史記兩漢書列女傳諸書。其名氏。唐滅與初無題識。及重複刻入者。八九十餘人。考洪造隸釋。隸續。金石錄等書。確是

後漢從事武梁祠畫像。無疑。朱彝尊曝書亭集。亦載武梁祠碑跋。右漢從事武梁祠堂畫像傳。是唐人拓本。舊藏武進唐氏家。前有提督江河淮海兵馬章。後有襄文公順之。暨其子鶴。徵私印。餘與此碑亦無異。豈唐時尚在人間耶。漢人圖畫。如所載壽藏圖。以及朱浮魯峻李剛。皆聞而未見。今武梁祠畫。則見所見矣。從來繪畫之素。莫古於此。是不唯增出漢碑一室。又有漢畫譜一本。兵余欲集漢碑十三通。並武氏畫。各為一卷。藏之一室。顏曰漢書畫室。有志未逮也。今

武宅山之名亦可証。蘇山去我祖廟僅十餘里。愚謂以是石遷諸誠齋三省堂中。或另建一室。與聖澤並垂久遠。如石鼓之在太學者然。聞當事徵於山下祠之。未見其善。且又不果。風雨磨蝕。牧豎樵薪。誠不如湮沒不出之為得也。士有岩棲穴處。不與人間事。一旦羅而致之。又復用違其才。又不若濬倒抑塞者。類若是也。又嘉邑城東洪家山觀音廟。大門東角砌一石。徑圍皆二尺許。面橫作兩層。畫上刻三人。一人握如鳩形。一人執巾。又一小人如捧巾進狀。下刻功

曹車一輛。馬一未入轅。作回轆車狀。無標。其西牆角根疊二石。可三尺許。長一尺許。潤邊皆水紋。其面入墻裡。露二鳥形。一人巾首。又東基址一石。亦作水浪菱花。其面亦入址裡。皆與武氏無異。其刻手較深。安知不為魯恭李剛辰之所遺耶。按戴延之西征記。焦氏山北數山。有漢司隸校尉魯恭冢。前有石祠。畫像。當是魯冢不遠。疑是此物。又縣南五十里我祖廟旁芸瓜臺。有百墓陷。樵人探之。亦如所畫像。石室云。今予東西南北之人也。時去鄉井。即一歸田。忙忙衣食。

計亦不能摸謝家勞山履來并書所聞見以俟擇奇博雅之君子表而出之幸甚

附載武梁祠堂銘并畫像與趙明誠金石錄洪迺隸釋異同

趙明誠曰右武氏石闕銘云建和九年太歲在

丁亥三月庚戌朔四日癸丑孝子武始公弟綏

宗景與開明弟石工孟季季弟弟卯造此闕

直錢十五萬綏弟宗作師子直肆萬開明子

宣張仕濟陰年二十廿今作五曹府君察舉孝廉

除穀煌長史被病云冷作歿冷作苗秀不遂鳴

呼哀哉士女痛傷

伏戲倉精初造工業畫卦結繩以理海內

祝誦氏無所造為未有者欲刑罰未施

神農氏因宜教田辟土種穀以振萬民

黃帝多所改作造兵關三裳立宮宅兵下有井裳上有作衣

帝顛頊高陽者黃帝之孫而昌關二子

帝侖高辛者黃帝之曾孫也

帝堯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

如雲

帝舜名重華今下又有耕於歷山四字闕三平

夏禹長於地理闕一泉闕一陰隨字退為內

刑今作朕衆如陰隨時設防

夏桀此是一段

管仲齊桓公曹子桓今作魯莊公

闕一侍郎今作專諸吳刺殺吳王吳王今有

荆軻樊於期頭秦舞陽秦王此是一段

闕二今作豫讓殺身以報知已闕一今作韓王聃

人名改齊王

齊王無益魏女鍾離春今此僻闕

梁高行奉金者使者今又作迴吏死人

闕一胡妻秋胡

人名義姑姊姑姊兒衛將軍

闕一使者

長婦兒梁節姑姊採者姑姊其室失火

取兄子往輒得其子赴火如亡示其誠也

闕二後母子前母子齊繼母市師節母

怨家攻者今增迴吏死人此是一段

蘭相如趙臣也奉璧於秦

秦王

范且

闕二人名

今作睢

此是一段

曾子

闕一人名

孝且通神明貫感

闕一字

祇著乎朱方

後世凱式

闕二字

無綱今作宜孝神祀

子寯後母第

闕一字

子寯父

闕于寯

闕二字

母居喪

闕一

移子寯

闕一字

寒御字

闕一字

失

闕一字

今增闕于寯與姓居喪有

偏移子寯衣寒御車夫

老萊子楚人也事親至孝衣服斑連嬰兒之態
今親有驪君子嘉之孝莫大焉 萊子母 萊

子父

丁蘭二親終後立木為父鄰人假物郭乃借與

終今作歿郭今作報

是伏歲下一段

慶士

縣

功曹是豫讓下一段

闕一名

榆母

渠父

刑渠哺父

永父

董永千乘人也

章孝父

朱明

朱明弟

朱明妻

李氏遺孤

忠孝李善

休屠像 騎都尉 是梁高行下一段

義漿羊公 乞漿者

湯父 魏湯

孝闕 一 葵 闕 一 者

孝孫 孝孫 闕 一 父 今又增孝 是梁節姑下一段

以上見隸釋標題與今微有異

主簿車 父曹車 主記車 游微車 賦曹車

門下賦曹 門下 門下功曹 令車 主簿

車

公子 闕 魏信陵君虛左 闕 朱亥言 闕

顏叔獨厲飄風暴雨婦人 闕 宿 堂戶燃 闕 義

正范贈陳留外黃 闕 華自燭懼見意疑未明蒸

盜闕 闕 門 求代者 軀

獲於楚陵 闕 母見楚使者曰 闕 長者因伏劍死 闕

免其子

闕 二 宿 婦 握火

以上新增補出又有武氏祠三大字又有重

樓男女數十人若進食者又有冠帶數十人

作兩段上皆尚左下皆尚右或以為孔門七十弟子不全耳皆無標題

常靜蓮

岱嶽斗姥宮。多女道士。俗朝山者。必認親家。初至廟。瓊茶佳果。而客則以祈嗣為名。神前拜禱之後。若以為其嗣自廟中寔與之也。遂姻姬焉。客擇其美者而親之。再至。則舊婚媾焉。肥邑有鄭法坤。字宏宇。美而文。知名士。嘗曰。自古沙門。固當女流何也。禪榻留雲。較勝西廂待月。有年。鄭登岱謁斗姥宮。女尼數輩。謙喜承迎。通問姓字。中一少者。鬢邊無刺頭皮。青如抹黛。着藕色道服。小眉絲。靛白。龐如月。額正中。有痣一

點此凝脂。儕諸群偶。真無其倫。生心好之。而睛不轉。
少尼笑指曰。個人賊目刺人。當是賊生。曰。爾憚後一
小龕貯偽器。我曾竊得一具來。小尼以袖掩口。笑中
帶罵。而出。生問他尼。告曰。此常靜蓮。肥城人。掛搭於
後石塢。今去矣。與者促生。不得已。帳下山歸里。
時懷念之。真饋舊不果也。會生妻有香願。即邑境茶
邱之白華庵。入庵見一女冠。絕色。生妻與之。詭通鄉
籍。女冠曰。舊歲有鄭生朝岱者。得非府上郎君乎。鄭
喜曰。然。女屬其歸。致問。鄭妻歸果述焉。生喜。猶憶其

肥人。即脩騎。馳五十里到庵。日尚未暮。扣扉。老尼出。
生問常。常即自殿中出。笑謂生曰。何傳命之速耶。相
與入室。脩道思慕。生問蓮。何以至此。蓮曰。我博山人。
曾寄養于西鄉。山後姑家。後我病。仍歸博。遂為尼。謂
老尼曰。此師叔。為我姑姊妹行。飯生。生以香資與老
尼。老尼喜曰。郎君我師姪友也。今薄暮。盍與吾姪作
抵足談。生喜。老尼且為之辦菴秣。蓮與生在禪室中。
設榻。老尼去。厨下寢。生乃與蓮偕極燕好。蓮曰。郎君
一宵之情。尚為我圖百年之好乎。生曰。容暇謀之。蓮

遂不言。翌旦，生歸不能置。復來見老尼，爨灶下，問之。曰：渠雲進卓錫，無定准跡，生因問。老尼不答。生乃知前夕之陳詞倉猝矣。從此音耗遂隔。後六年，生于試後登岱，步行，欲細訪靜蓮所在。至斗姥宮，問伊消息，不得。乃獨行至後石塘，踣躄難行。草深風大，樹木叢雜，峰下微露梵烟一縷。生抵山門，半掩。野鳥格朝，小犬吠。生直入殿，無人。顧左廊，則靜蓮坐蒲團上，作縫紉。及蓮見生，蓮面轉裡，生趨入室，見蓮身畔一小兒，嚙。生曰：卿何忍為此態耶？蓮曰：孰忍孰不忍。

必有辨之者。生跪繼以泣。小兒曰：若拜佛子，當往殿中去。蓮笑而起曰：小兒笑爾矣。今日是何向風，吹得到此。自君一夕之淹，何期得此贊累。本欲棄諸榛莽，又思為君留嗣息。指兒曰：此爾父來也。小兒果撲生，生抱之，遂依生膝下。是夕，生留宿，並計與生同歸。蓮曰：即君以我為何如人也。人貴適意耳。况閑雲野鶴，性成脫畧，豈能向足纏髮陣中效奔走。充下陳耶。前在白華庵中，曾得一觀尊夫人閭範，察其意旨，雖不至即下逐客之令，亦未必遂開延攬之門。我有稿心。

是以不敢請耳。終不許。早生別并携子下山。生妻無
出。得子甚喜。後靜蓮竟絕迹。馮子名芳。幼慧。十歲能
文。舉神童。十五領鄉薦。大設喜筵。羣羊擔酒。賓朋
皆至。瓜葛盈門。忽一女道士。年三十餘。來賀。延之堂
上。芳問曰。大師從何處來。女道士曰。貴人莫問我來
處。當先自問貴人來處。知貴人從何處來。即知我之
來處矣。芳茫然曰。識家君否。曰。十五年前。似曾相識。
芳乃告父生。倒屣曰。爾母也。果靜蓮。相與悲喜交集。
入內與夫人相見。生緬述而告其子。芳大慟。五六歲

時如夢寐中。生勸蓮享子之幣。蓮曰。泡影浮漚。久不
作塵中想矣。拂衣殿去。生與子泣。若留之。乃許于村
前里許。達刺曰。慈雲庵。蓮清修其間。生日過從庵中。
竹最盛。秋夏多涼。談讌棋酒。往來不絕。生與蓮相敬
愛。若良友云。

按此條寔一鄒先生事。特隱其名。蓋以事之無關
勸懲。適足以揚人之過耳。况女冠比尼。悉為陰類。
猶當痛絕。奈何引而近之。鄒子之行。固無足道。而
尼之或隱或見。或有情或無情。其踪跡又詭異不測。

卒之村外留雲。韓令為之子者，幾無地以容身。故劉畏所省躬之語，姚端恪傳家之訓，未嘗不嚴以為戒。而世之靡：者咸以為利于科名，交往愈密，嗚呼！豈一鄭子然乎哉。

醋姑娘

王梅魚，荖人。美丰格，讀書日過，輒不忘。廿年來困於青衿，後讀書濟上蕭寺中，嘗拾薪數粒為炊，鷄衣百結，望之咸若浼也。一日，驚書以易食，時當春和，草橋上風如刀刺，至日，足無聞者。適一老翁見而異之，王呈書以進，翁曰：君家書幾何？王曰：祇此一策。翁曰：是矣。者何足與異哉？君請納袖中，盍從我而餐焉。生隨翁至一處，去市較遠，柴門掩映，頗不俗。入門，一女子笑迎，翁曰：爹，購得芙蓉粉未，翁曰：有客，戾止女。

趨而入。生登堂拜翁。讓生坐。俯問旅况。翁入內。出無何。女捧饌至。簷下翁接進曰。家此女。應門。更無三尺童足。下努力加餐。生曰。一飯之恩。百日之澤。蓋不敢不飽。翁曰。此今以始。但來就食。一飯主人。我力能辦。生起謝。翁曰。呼女曰。醋兒出來見客。女出。豐容白皙。目長而角眉細而彎。約年十八。翁指生謂女曰。此王郎有才無命。倘我不家。來時當教留之。女笑曰。窮措大。一日不過八勺米兒。何恤餘炊。以待生歸。越二日。餒甚。又往。至門。呼無人。徑入。見女生室中。捏水角

子女見生起曰。來趁鬧。餐飯後。鍾耶。生曰。長者命。我不敢辭。女延之坐。乃以手捏餡。問生所自。生見女有慢士風。略吐生平。頗形醜。女曰。未免自負。人不患有司不明。當患吾學不成。可生請女面試。女曰。且出一對。何如。鳥惜春歸。喻住落花啼不得。生構思良久。不就。生曰。卿固作此以相詈。女笑曰。足下何不以此詈人。生亦出一對曰。芍藥花開。紅粉佳人做春夢。女知其謗已也。應聲曰。梧桐葉落。青皮光棍打秋風。女起拍掌。胡盧麵。籖。應手如煙。生方慙。昨翁忽自外

至見生謂女曰王郎尚未辰餐令女速具饌女入廚
下翁曰老夫有一言奉告未審尊意允否生曰尊丈
所論何敢違翁曰弱息年已及笄猶未委禽知足下
現在求鳳倘不相棄願締良姻生曰三生何幸得附
鸞鳴惟自愧葭蕕不堪倚玉翁曰女幼時有相者謂
必配一窮儒此固前定數也但彼此客中繁文脣簡
為老夫計且為足下地今日即當成就生唯翁入
攜女出令生合拜既而拜翁女着一紅衲襖餘無脩
飾女復入收水角為餉夜合登馬生將書篋攜至女

居不更伴老僧榻矣是年省試翁偕行資至期生就
道未幾試畢反濟訪故居惟見荒原蔓草野塚纍纍
而已詢之土人云此地素無人居為免孤出沒所生
悵惘若失號痛哭而去彼王子貧者也當友朋畏避親
戚懼匿之時獨翁能識之翁之恩義可謂厚已宜乎
其感恩而知己之又烏論狐兔哉生仍寓蕭寺屢次
偵訪杳無踪跡榜發王中第二入都僦住葉子巷一
日生偶步空臺歸途見翁來趨拜於道泣訴想慕翁
曰我以匆去濟故未留信於坦後欲相訪又恐坦

不在濟。遂不果。固料禮闈之必來都也。坦盍隨老夫
一叙離情。生隨往。至一園亭。極幽僻。几榻書策莫不
精良。翁曰。小女今當未入都。在曲阜。依外母家有姪
女。今隨侍在側。遂呼僮兒出見。姐夫。女孃。不肯出。
翁曰。自家人。毋相避也。出見生。揖。視女。約十五六。
低首含嚔。妙麗無雙。流動處。微遜其姊。立頃。遂入翁
曰。坦客中想無人。何不携行李來。此間亦可讀書。飯
畢。生遂移來翁舍。無婢僕。只僮姑一人。董司飲食。翁
在舍。生則與翁談。翁出生。則與僮姑兩人。嬉笑終日。

僮姑又善得人意。嘗持繡匣來。背憲前。相與閑話。翁
歸。猝遇。亦不之怪。一日。女偶持一卷詩。曰。妍夫你看。
這是誰家帖子。生視之。乃迴文詩三首。其一曰。泉水
新煎香味寒。薄羅輕試小冰紈。翻。弄影。花飛蝶點。
點。垂絲。雨上。壇。構。愛。若。扶。今。後。醉。雙。單。頻。憶。舊。時。歡。
緣。因。問。據。為。誰。語。絲。尾。焦。餘。空。欲。彈。其二曰。東憲小
坐夜深涼。默。清寒透薄裳。風片片。秋三徑。水月鈎。
鈎。處。一。亭。霜。紅。燈。獨。照。孤。衾。冷。翠。袂。雙。凝。別。路。傷。同。
夢。客。時。行。道。遠。空。意。緒。別。愁。長。其三曰。長路關心

悲道難。妾應愁嘆客衣單。黃花菊老秋風厲。赤葉楓
飄晚照殘。行斷雁迷雲點。夢多人阻水漫。傷神
昂影空思憶。涼月晶懸映徹看。生讀罷。知為妻所作。
遂什襲珍藏之。女笑曰。妙夫將醋姐物。視同白玉。恐
人以為碓也。今日無事與姊夫擊蒙。小葉子格戲。買
則打掌心。先是生買女批之。忽生擊得雙葉。生狂喜。
遂欲批女字。女笑以手縮袖中。不出。生固捉之。女曰。
必欲打耶。乃挽袖舒臂。生前曰。請打。生見指蔥如而
腕。藕若。遂承之以口。曰。吾欲食西子臂耳。女急縮手。

生抱來歡。女不得已。遂與之合。生亦備極溫存。十分
親愛。既而浹席流丹。嬌紅似染。女自此往。不自檢
點。生時怵惕。惟恐翁之知也。女告生曰。我早孤。叔撫
我。最所鍾愛。謀之當無不從。生曰。我既姊也。今又妹
之。是兩坦也。恐事不諧。女於是病而不起。翁憂之。問
女不答。復問生。生跪自首。翁怒曰。得隴又望蜀耶。憤
憤入內。見女呻吟床第。又出。生復跪。翁掖之曰。非坦
罪也。始我揖盜開門。今已成舟刻木。將罪坦。則小女
憂。小女憂。則大女辱。使一坦獲戾。兩女失所。我必不

忍今迫我以不得不從之勢也。生謝翁曰：但我家女無與人為妾者。生曰：如事齊楚，翁曰：請為質。生即書曰：典稱墜降，風咏餞郊，洵兩美以同妍。自雙葩而並秀，茲者再結麟文之履，重聯鳳喙之膠。二薛連姻，竟足今朝永叔；小喬初嫁，應知昔日周郎。舊女婿為新女婿，半子之分當兼小姨夫；是大姨夫，兩大之間並重。當年鸛駕寧先入者稱尊，此際鸞棲豈後來者居上。本是同心樹，弟不先兄，原為並蒂花，姐猶似姊。更信人行暮雨，看鏡裡之雙棲。何妨婢喚春風，擬溪邊

之三笑。將左宜者自符右有，無後輕者愈少前軒。爰賦聯芳，永偕合璧，映綺車於戶外，雅照三星。挹繡羽於堂前，巧逢雙燕矣。翁覽畢喜，遂令偷姑與生成婚。生投南宮入詞垣，後一年翁已去都。生假歸省墓，與女偕程。至里營舊居數處，家中親串如蟻。生遣人至曲迎翁，並醋娘不知其處。生問偷娘，亦復含糊。應之一夜半，生聞叩戶聲，凝聽女子與小兒語。偷娘曰：似醋姊來，生急起披衣啟扉，果醋入便問床前女子為誰。偷娘前拜，問曰：大姊別來無恙乎？醋娘怒曰：賤婢

誰不是一箇漢。汝何竟坐我床耶。生亦前為陪禮。女
情坐挽兒膝間曰。當日無升斗粟。孤影對四壁。誰復
問尔一盃水。令貴矣。床上接踵。都不知從何處得信
來。女鳴泣曰。姐無怨妹。此叔父陷人也。姐如必不
相密。下令逐客。妹亦不敢強自逗留。以自取戾。盍返
我外母家。乃咽聲振衣散去。生惶恐兩處拜揖。哀懇
女乃挽翁姑而笑曰。前言戲耳。但不如是。恐天下後
世議我徒負有醋之名。而無醋之寔。故忍而為此態
耳。生與翁姑破涕為笑曰。願夫人有虛名而無寔踐

也。醋娘令其子認父。翁娘問外母安。生問岳翁近履。
女告以入晉。後翁自晉來。常至生家。探二女。二女亦
常去省外母云。生得房中之樂。不願利達。適意林泉。
閉門謝客。日與兩婦誦詩酒。滄茗敲碁。唱和頗多。
有漉醖集詩。惜未梓。嘗見其四絕云。一雙金菊對芙
蓉。取次風流在箇中。恰似魚遊蓮葉底。剛從西去又
還東。亞字欄中花兩枝。嬌含嫩蕊未開時。東君著
意和香摘。不使無端蜂蝶知。一邊送暖一偷寒。二
女同居志亦安。自是聯輝蘭蕙好。不教左右做人難。

川字烟兒品字茶。曷稱恩愛搃無差。乘鸞合在三
株樹。化雪還同六出花。生每問二女命名之義。醋
字以女之日時。偷字以女生之月也。後生壽八十無疾
終。生終身未嘗聞二女為何物也。二女亦同是日死。合
莫日女樞皆空。其子孫皆科第相望。

澣衣婦

江西撫軍某。驕恣甚。道路以目。總藩某。則政多善譽。
會有大讞。兩人意見牴牾。案牘上下。遂貳焉。藩執不
附。而撫因以愆藩。且圖殺藩。滋恨。謀所以避之
不得。欲解紐又不能。嘗於空庭月白。脫帽。無人之際
浩然長嘆。月前有澣衣婦。進藩署。夫人見之。喜。詢其
里居。夫人之桑梓也。年約三十。孀寡無依。隨帆下豫
章。謀為嫗。而標潔謹悍。不同凡婦。言話亦爽利可喜。
藩亦異其為人。一日藩柳鬱。書空咄咄。婦前致詞曰。

大人屏藩宣化當敷布優不使叢勝斯已耳何終日墮屐若有大不得已於中者然妾聞主憂臣辱蓋為賊妾言之母謂褊叙中無解環法也公曰爾窮廬整婦何足與語有懷莫白莫詞費為婦曰監軍將不利於大人乎公愕然婦曰母憂監軍酒色徒未能遠謀妾將為大人釋此厄藩喜問計婦曰請俟詰朝婦蚤起捧雕盤盛熊燔一脰炙馨敬染指使馳饋撫受而甘之報謝及公謁撫曰承旣嘉珍安得此善庖下我府中刀俎不及也藩曰適來辭婦初不知其二詞

刺憲軍如適口當使其越俎而代撫喜藩歸告婦之忻然與往撫見之心蕩婦以目承撫樂甚留不返且邀藩飲一切醜賊皆出婦手不假咄嗟撫每欲狎婦婦固黜甚撫不可耐要於檀而約之婦曰大人高貴妾賤軀雖礙不足荐枕席撫堅之婦乃約曰室南留輪軒薄暮請俟妾於軒中撫俟之晚時當秋涼日甫暝撫紗袷搖羽篋大椅坐夜香棚下俄婦至持盆水向撫曰少坐俟妾拂拭以請撫領之婦入軒頃見憲如針亂刺孔撫視孔中出白氣縷如絲突出旋繞

撫身隨之上下不能若網既乃漸收漸縛身不敢動而
芒刃往來間不容髮婦曰貪婪賊欺心不夫甚將鬻切
爾為蘇章人洩念撫戰栗哀懇呼之以神強之以仙
且尊之以菩薩百千億聲不可思議婦曰方伯民望
也汝誓之何今與汝約勿貪勿惡勿淫勿酷我處西
山巔朝暮往來爽氣可鑑爾形可燭爾心千里
萬里能呼吸至撫唯自誓婦出軒曰好自為之我
去矣遂繞于白光中長亘向西而滅撫之髮鬢眉
衣扇層披削滿地如塵撫之身如剝卵如刮殼三

月之不視謁後其行頓改與其藩前怨亦釋

聶小玉

聶小玉蜀人也。為優伶。遊京師。艷絕。眉間有媚風。妓
女子不及其冶。所演多秦腔。卽村儂劇唱。登場便另
開生面。於是群噪一時。王孫貴戚。相與持贈。纏頭盈
千累萬。人不第留滯都門。名士也。日者觀劇。見聶
州翟秋山。以不第留滯都門。名士也。日者觀劇。見聶
心喜。歸寢。馳想不置。由是戲上有聶。園中見翟。聶出
而翟則昂首而睨。聶入而翟則掩面而歸。如是者非
一日。聶於場上未嘗不轉盼留神。異其鍾情之獨摯。

某日演戲於翡翠園。日未昃。聶入見翟已徘徊於眾
几間。聶前致詞曰。晨查也未。何來恁早耶。翟欣然答
曰。秀色可療人饑。恐遲一刻則少見一刻耳。遂告姓
氏居址。曲終人散。翟歸。晚聞剝啄聲。則一車在門。聶
牌匾寫以駁驪門馬者。以為貴公子。及下車登堂。
翟始知其為聶。則貂冠狐裘。翟頗形寒儉。聶曰。郎
君旅館。亦寂寞否。翟曰。客邸蕭條。大抵如是。聶曰。長
安米不易索。我意欲屈駕過我屋。頗不餽而飲食。詞
獲。自以為頗不粗糲。特勵志攻苦。來春雷甲可乘也。

翟起謝曰。邂逅相逢。過蒙不棄。何敢居停坐榻。聶再
三致請。坐良久。囑以明辰來枉駕也。遂登輿去。次早
車已在門。翟即收拾書劍。隨往。至大宅。聶出。延入書
舍。瀟洒精緻。鋪陳皆細軟。辰餐美饌。食罷。聶出門去。
晚歸。已帶微醺。烹茗若夜談。細訴哀曲。彼此愛慕。深
更人退。聶復晚粧如婦人。同翟共寢。翟偎抱溫柔。如
懷至寶。聶之嬌容妙態。肌膚滑澤。更非脂粉。殿叙所
得方其萬一。從此二人厮守。如夫如婦。有人為聶言
婚。聶笑曰。我賦男形。寔有女心。乾道變化。將不如其

已也。恣却之。翟於是往來聲氣。聶與有力焉。踰年成進士。臚唱第一人。後聶亦棄其業。翟以觀察滇南。聶隨往。燕臺當道。祖餞相望。不知者以為：翟也。其知者以為：聶也。抵任後。內外事。悉決於聶。會邊成。聶隨之。軍需亦。時野人居一帶。土酋結連。緬匪入寇。抵鐵門關。翟率偏師襲之。深入重地。為首所獲。聶亦被虜。緬酋女長也。說聶美。因說聶降。而釋翟。聶大罵。請死。女酋怒。二人遂與難。死之日。聶大呼曰。吾得與秋山死。死得所矣。

祈夢事徵

無錫惠山。有于少保忠肅公廟。二八月間。蘇人多齋宿廟中。祈神以夢。夫祈夢者何。定終身。卜休咎也。夢之必屬於于公者何。說者曰。于公年少時好夢。嘗宿壯繆廟。夢神告之曰。汝終身歸問汝嫂則知之。公歸而問曰。嫂。試猜我異日作何等官。嫂曰。天殺的。不過與爾一二品小官足矣。後至少保。英宗復辟。遂及難。後人哀之。若怨於夢。而因以天下後世之夢。皆司之於公。此于廟祈夢之由來也。周清源者。常州秀才。

窮於遇。且困於學。幼婚于富。僮張姓。張有兩坦。周次
倩。其大婿為醴商子任姓。張翁每鄙周而愛任。周亦
遂不敢與任遠。會張翁壽辰。張女先歸。周無以為儀。
作詩一章令其妻獻。敬焉。翁笑曰。牛張紙。值不得兩
甌麪。其大婿曰。想妹夫已嘔盡心血矣。周喜慙甚。惟
於無人處潛。襟袖而已。翌朝。壽客闋堂。眷屬皆從。
屏後覷。獨不見周生。周妻偵諸僕。曰。來也。翁不令
預席。置秘小閣中。一人獨酌。想已酣矣。乃令僕導往
視之。至閣上。見周方以箸纏繞。吞咽鳴。有聲。女顧

而唾。周噎于頰。女泣曰。奈何幽諸室。而喜丈人之羨
也。周曰。聊供一飽。初何嘗不當食。而興嘆哉。女曰。誠
如是。尚有羞惡之心也。生投箸。起殺去。女曰。馬往。生
曰。我將徒步入長安。取富若貴。來相見。女曰。良佳。無
徒托諸空言。乃拔一釵與周。為行資。周袖之。出。售于
市。方欲行。瞥見一皂衣人。曰。糧急矣。繫欠戶。周末及
答。遂奪其銀。且擁之去。至役家。抵暮。及晨。皂謂其妻
曰。夜夢神告我。周相公貴人也。喜曰。我亦與子同夢。
當善視之。皂謂周曰。我為相公代杖久矣。我今若使

相公見官長將及辱我不忍且還其拿遂飯周役夫妻甚殷勤已箸間周感謝去因下杭州訪故人其過無錫舟人有科夢於于少保廟者生亦與焉是夜夢于公揖而坐曰清華挺貴之選異日我有一事不能不煩足下錦心也周醒不解至杭州友人某者三年前已作古矣周大喪氣不惟不能北上更無面目反江東遂僦寓武林兩月而行資匱逆旅主人將不容周當此時推心飲泣生不如死盡醉出城至湖心望深清之處一躍入水其初不覺沉溺相：然如在空

中既而身若懸重以為是殆死矣乃一舉目則身麗於網為漁者所救周甦以為不能遂沉誤其死期大罵漁者漁者不能辨乃攜網認罪以去周仍復入水又覺有人巫曳其辮髮而起置之亭中周又甦則見一頭陀筋糾骨立執念珠脚踏地上周不言惟睚視僧曰若善男子有何大不得已必沉淪而不返耶周呻吟涕淚告諸頭末僧起曰曷隨貧衲往周隨登一小舟僧本從五臺來字超然卓錫於水仙菴者周自此居菴中僧見其能書遂令其寫經十餘部僧一日

謂周曰。求利於市。求名於朝。足下何不作京中游。以
圖進取。老衲於都頗多熟識。當為書致某喇嘛寺僧。
自能為足下謀一居停也。並厚贈周。云。我京某喇嘛
遂為圖於某王府佐領下一撥什庫。作冬烘生。一日
周與東家至王府閑遊。王歸問門內者為誰。告以某
撥什庫之延師。王呼周兄大喜曰。我有小貝勒命爾
傅之。周謝出後。遂入王府為貝勒傅。會考博學宏詞。
王命之應試。遂蒙擢用。授詞林。踰年督學闈者。假歸
省墓。或儀衛過岳門而不入焉。至某役家。登堂拜其

夫婦。三年差竣。復館職。恭逢

上命脩明季史書。周所簽分列傳。恰得忠肅公名。下
周始悟當年祈夢之徵。於是盡心搜羅校纂。是傳稱
詳確焉。

余於庚申秋夜夢青龍在天。羣雞繞地。次年獲挑
楚北以為佳兆。何官運坎廝。一至於此。豈尚有轉
者機乎。

水晶眼鏡考

水晶為水精。山海經。堂庭之山多水玉。拾遺記。孫亮作琉璃屏風。瑩徹內外。此類是也。今閩廣出產水晶。好醜顏色各有不同。其白而無綿者上。嘗為器玩。最夥。明三保太監出西洋。攜燒玻璃人來中國。製如水晶。用以硝礬。無所不燒。如燈瓶。珠簪之屬。鏡之製。本範銅為之。粉以元錫。磨以白茹。則鬚眉毫髮可得而察。移之玻璃。愈倍其光。因之以有玻璃之鏡。更即鏡而收之於目。為眼鏡焉。昏者亦可借鏡而視。故玻璃

遂綴於眉睫間。充其類。為老花。為少花。為短視。因人
而施。量力而厚薄之。以為的是。眼之有鏡。寔創於明
無物。異名疏變。今俗名眼鏡。是也。若壯歲用之。則
反昏暗。傷目。時人復以水晶之無緯者。作眼鏡。更較
玻璃而著明。是眼鏡之初。作于假。而今乃變為真。玻
璃之猶嫌于火。而水晶則寔取於水也。又有養目鏡。
雖少年戴之。無損于目。明人有詩云。西洋眼鏡規璧
圓。玻璃為質。象逆絢。可考也。國朝查慎行詩。障光
分日月。宿障掃雲烟。阮芸臺應制詩。眸目何須爾。重

瞳不用他。考第一。余有絕云。眼前物障視難明。物障
安能明更生。有物照同無有物。眼光收入水中晶。

溫

少霞

晉沁水孝廉張本義年七十妻蚤死為臨安太守精
明強幹有班伯黃霸之目一子成粗鄙近利公頗無
畝特愛蓋知其弗克負荷也公有婢少霞年十七簡
靜而文常侍公左右一日春闈無事雨過階除公忽
憶去年有人贈碧鳳仙子命少霞出之公啟緘見其
裊落恐不能萌蘖少霞曰但趁此一塊好潤土可母
論其隔年種也公感其言遂納之逾年生一子命名
曰復郡僚紳士皆為公作湯餅送洗兒錢獨其子擲

揄之以為老蚌生珠恐未必然公致仕歸林下少霞嘗私語公曰妾以蒲姿托根桃葉不敢以老去詩人遂忘情於半臂幸而微薰有夢但呱者在懷正恐先生風燭長公子非愛惜紫荊者則一斗粟竟不相吝我母子當不知歸所矣言罷嗚咽縱絕公乃作書一卷貽少霞曰我死後爾母子料不相容我今即厚爾伊奪之無益也我善之審俟復兒年長大吾邑有賢令尹至可令赴想馬爾母子之恒產出於斯善寶之少霞乃密藏諸積公又命長子成至舊田籍點什

物及驛馬婢僕悉歸焉成請曰少霞母子何以置之公曰嬖人之子也西山有石田二十畝屋一區足矣呼少霞告之泣而退成初不以為復之薄也踰歲公卒成主殯事多不循禮欲為其父柩前導龍鳳節如法駕儀又令畫士於父影上加珊瑚項邑人訕之乃止有名娼女成艷之買為妾未小祥岳家責之成毆長婦長婦遂自縊多方請托事乃寢所交結皆豪富棍徒有所負於人必重息盤剝以充其欲日者告少霞曰西山之陽有先人之田廬在爾母子盍往焉父

命也。不可違。少霞悽惶，攜子往。一切井竈，輿杓皆無。所與謀，少霞紡績自給。十年間，復和有母而不知父。問母曰：人莫不有父，我獨無。少霞曰：爾父死矣。後復從塾師讀，歸問母曰：城中大郎，皆說是兒。兒何以死。錦繡而弟藍縷，少霞曰：汝但讀。俟長大，便有好衣着。又數年，復已成。人當十月朔，少霞攜復展墓。成方令妾着紫貂裘，跨小驪駒，隨從僕婦，皆戎裝獵於郊。便道過墓，見少霞母子單寒，微視之。少霞命復拜。成拱手曰：小客貴姓，我不敢弟汝也。即其婢僕，亦不與。

藍。其妾取錢二百與復，擲於地曰：我不屑爾。吳鑑也。其妾曰：小乞兒不識好反，遂各分。車騎去，斯時少霞觸景傷心，撫膺墜淚。九原已杳，遺子堪憐，不覺失聲大恸。嘗振林木，復徹鏡，梳母歸，猶嗚。不輒復乃長跪而請曰：母母傷也。母為父妾，撫子受困，分所當然。况剝急必回，天之帝道。兒讀書何事，或得捧毛生檄，以慰吾母。十餘年，冰霜節操，亦未可定。何必以當境迫，遣用是悲淚為耶。少霞聞之，乃收淚而為喜。村曰：兒子長矣。時當童子試，少霞緬述遺囑，出字一。

卷復盥手展視。上有詩一首曰：七十年來又一春。此春度後更無春。只愁風木秋凋後，恐有同根釜泣人。讀罷涕泗而受。入城赴考。令見其垂髻韶秀，衣服破綻，及閱清贊為故張宦子曰：汝縉紳，即何一貧至此？復曰：但富于文，貧何病？令異之，乃捨數頁書曰：自學而第一起。至八份第三止。面試汝一破題。復應聲曰：學而優則仕，樂其可知也。令大賞識。終試畢，擢第一。後入署。謝令乃告曰：復故臨安守側室之子也。因兄成不相能，遂我父母子於外。衣單食缺，蓋十有五年矣。

父在時曾有遺詩一卷，如死後兄果相凌，有賢邑侯至。呈之，當為我母子地也。袖卷出，侯接視其詩，並有鈐印年月日，且猶在官時生復之年。侯曰：賢契暫歸詩卷，留閱數日，當緩圖之。復謝出。一日，令忽拘成，至問曰：汝父有幾子？成曰：居長，有父妻生一弟，復令曰：安在？成曰：居鄉業儒，現蒙擢首者，是也。令拍案曰：父死未寒，逐庶母棄稚子，乃生擁多資，奇贏隴斷，惡跡致之，不可髮指。弟手足分，雖有長次之序，而產自無嫡庶之分。奈何令其母子單寒不給？汝尚有人

心乎成聞言汗流浹背。黜黜曰：母弟鄉居，父命所在，令大怒，擲父詩於地曰：汝不以兄弟應分之恆產，是與乃藉口於汝父臨終之亂命，是遵試觀此詩，尔父亦逆料尔有今日之喪心也。令乃着其族長計產均分，成亦不能致辨，遂遵其判析產。後復頓富，因感令德，令去沁時，復以千金贖之，令不受曰：我不欲多金，恐將來不能安我二子也。曷脩孔子廟堂為一邑光，且為尔先人德，令臨歧謂復曰：士人懷才抱道，擁琴書臥空山，蕭然嘯傲，斯已耳。一旦與人家國事，一官

世宗

卷

一邑。上何以不負朝廷，下何以子我百姓，即琴鶴相隨，效趙清猷往來蜀郡，未為不可。又何必竭小民脂膏，充我囊橐乎？子孫賢，或謹守吾業，不賢，將災言及身，如賢契者，鵬搏鴻舉，正未有艾，得志後，尤當痛心疾首，引以為戒，其毋忘西山藜藿也。復謹受教，而書紳焉。无雖嫉復，亦無如何。无以刻薄弟，以寬仁，刻則寡恩，仁皆慕德。舊時僕婢皆歸於復，而少霞又有賢母風，成生二子，皆淫蕩，家遂敗。復成進士，為刑曹。五年，出守臨安，成且來任，復恭事之。郡人稱之。小張太

小張

卷

守復因廉介不得志於當途以終養告去臨安泊如也人以為不若老太守滿載歸復慨然曰我有所受之矣

段子登

梅霞有二石工兄弟也居段子登嘗登巖開石為業遇大雪飄如掌峰巒玉琢野向銀鋪粉本糊糊鵝毛飛舞先曰曷歸將謀晚炊遂去弟檢點錘糞入皮囊負之下山至路口見一女以長帕蒙首垂肩際着翠色布衫鞞鑲花小靴立瓊瑤中工望之嫣然女曰迷漫遍野不辨途徑疇導我先路耶工曰娘子將何之女手指曰我住山南村也工導之行至村口工佇立女曰盍送我於家工復行女至門款戶有老

媼出曰兒冒雪歸耶女曰中途有送兒來者媼即招
工曰看天公絮：不止又勞小郎遠來作鄉導請入
草舍推爐一避寒氣俟稍霽再行未遲也工聽媼言
喜入釋其負見地下小鞞印泥如白蓮數瓣落水而
女方翹其足度小撓曰雖體直沒到繡花鞞幸凍冷
不就消融否則滲透裏纏矣媼見工渾身冰絮四顧
無所為計女自袖中出一帕巾與媼：轉遞工工接
中自拂其衣女復取柳柴架折足鑊俄而火墜：起
煖滿一室工向媼以兩手虛探其上媼取一小壺熱

秫漿斟工曰飲一盃盪風雪工接盃自酌女坐媼後
媼問工姓氏里居並其家事工一一告之媼曰小郎
尚未娶耶工曰然女起目曼視工遂入裡室媼曰我
某姓老婦也止一女未有婿家小郎若肯贖我蓋半
子職你終身薄粥可不勞咄嗟也工曰蒙媼：不嫌
寔所厚感但我無一錢歸告死嫂為我一番打算媼
笑曰吾為尔室家以故寧尔豈於尔頂上加愁帽耶
媼着簷前雪狂正盛天又向暮曰小郎休矣就今夜
完成好事况大雪漫：尔歸途亦不為近且吾家更

無懸榻此誠天作之合遂起入內間半响聞母女私語又哂笑聲媼持雙炬高燒而出女隨之被一新納水紅衣媼令工並立展拜工捉襟則侏唱不圖決踵而踣容不俯草成禮媼受兩拜女入室即持酒菓羅案上雖無肺熊炮蟹之精而一蔬一飯皆非工在家時所常得而屬饜者飯畢與女入內相得最歡先是工兄歸待弟晚不至雲霞愈重出村遙盼初以為遇相識邊飲及深更不見還其嫂曰小叔最誠愿非東家吃飯西家便宿者不歸令人懸蚤起兄尋徑

登茲四訪無蹤惟有亂石坎珂與寒光掩映於深岩溜磴之間其兄手足頗篤痛哭而返累日訪覓不得音耗覓帖招字幾遍城鄉逾年夏兄又至發開石見一洞洞外石上一人枕皮囊卧遙視之即其弟呼而起見兄倉皇復徵入洞兄曳歸家問其故遂告前事云已娶室數月先嫂以為怪後其兄入山不令弟全往恐再為妖物攝去故也一日工立門外遙見一婦戴紗罩著新衣騎一驕丁丁入村至工門首勒轡揭罩工視之其妻也遂掖婦下入內拜見嫂即呼以嫂兄

歸拜見兄。即呼以兄。兄嫂見其面龐端正。言語安詳。衣服整潔。心性柔和。大喜曰：是好妯娌。斷不至離間。我兄弟者。藉使其好。不猶愈於人乎。遂安之。除屋一間。令與弟居。數日後。即與嫂同操井舂。辛苦不辭。三年一切起居飲食。以及燕私動靜。無一毫與人異。是年秋。忽有老傭持一信。率一驢來。婦拆閱。捶胸大痛。幾不欲生。工與兄嫂檢視其書。皆目不識一丁字。問之。始知其母訃音。婦匆：裏頭脫其花鞋。呼夫偕往。兄恐弟去而不返。乃支吾曰：弟婦奔喪。宜先去。弟隨

後從容。備冥資來也。婦不及致辭。出門跨蹇。猶含淚。低語其夫曰：起身倉卒。床頭脫寫當收之。母令人拾去也。於是老傭揮鞭如飛。而查自此寂然。工後思婦甚切。每置祭植入山。迷津難問。洞口常封。臨風高呼。迄無應聲。而出者工。至今翻其零膏剩粉。未嘗不泣。然流涕傷其思去之。若是忍也。

此是一幅李營邱白描雪景圖畫

薛魯氏

壽張薛志仁妻魯氏生一女薛故家子讀書未成名
年二十妻同庚一日薛事入城歸暮雨阻宿外村薛
有中表弟霍某亦以事遇雨奔薛村叩戶求宿魯氏
曰无不家盍他往益注霍請以雙下歇魯氏許之晨
霍起隔窓櫺呼曰弟去矣魯氏應曰反闔芭籬薛歸
見門未扃院有男子履跡正猜疑問魯氏又曰尚未
去耶薛不答魯氏開門薛怒入曰昨宵何人酣睡卧
榻魯亦忿曰私漢耳薛入厨執刀相向妻笑曰挈賊

挈脏捉姦捉雙殺一人是誣也。有罪。薛語塞。擲刀出門去。既而悔之。又不任咎。抵京師。無所事。有賣布放印錢者。多山東人。薛與譚識。代其奔走勞。陝人梅某。寓張相公廟。設局放錢。操印子者。皆假梅以歸其息。時見薛與語。察其誠篤。能書算。詢其家。對以孤。父母荒歲皆餓死。梅曰。盍就食於我。薛拜謝。遂隨梅數年。薛事梅猶父。梅故無子。後梅携薛歸陝。梅老邁。不出門。義子之。遂姓梅。名雪。復入都。竟改父業。以資幹旋一部書。期滿得山西雜職。買妾施氏。三年生一子善。

黃鰥。性榆次令。梅老就養。卒於官。薛丁外艱。來富外京師。薛偶於順治門。見一人似霍。亦矜視薛。曰。非霍家表弟耶。霍曰。二十年。兄何處去。薛携霍至一酒樓。命僕歸寓。問霍曰。吾家固無恙乎。霍曰。証嫂哉。証嫂哉。當日雨中之印履。寔我留踪。籬外之啓牖。伊誰假手。浙滙而弟適行。猜疑見而兄難發。片語猝投。操戈相向。既乃飄然遠引。決去無端。彼在室者廿年。守不字之貞。襦褲者及笄。誤于歸之候。兄獨何心。竟不念窮廬中尚有沉淵之苦節哉。薛聞言泣下。歸寓。

擗擋行李。剋日偕霍東歸。至家門。薛與霍入。魯見之。大罵曰。何物僇楚。無故入人家。豈不聞寡婦之門。無疾風暴雨耶。薛曰。我薛志仁。魯曰。薛耶。我不貞。絕裾去。客死久矣。何得復有其人。霍為之餒類。備言其悔。兼述廿年遭際。及現在更姓得官之事。薛涕零請罪。女拜認父。鄰人見車馬。咸來看視。魯嚴拒之。逐出門外。薛不得已。寄鄰家數日。挽親翁鄰闕說。魯氏以死誓。不與薛合。曰。彼其之子。以爾賈遷。謂他人父。西土是昆。祁雨祁雨。反以我為仇。我躬不閱。寔命弗猶。

竟不納。薛乃聘其女。遺以多金。嗚女善視母。居彌月。恐嫌者以假籍揭薛。魯不見。後薛服闋之任。使人來壽迎之。終不去。曾接其女及婿至署。如霍者皆往。來如織焉。唯魯氏閉門紡績。環堵蕭然。初。晉人來有所覬遺。悉擲之。繼至。則但致安否而已。今魯年七十餘。鄉里欽之。

七如氏曰。忍之一字。忠孝節義。可結而成。即害理悖德。亦此一字。階之屬。薛之去妻。假父甘薄。俸而慕身名者。不能忍而已矣。魯之守貞甘貧。凌冰霜而

柱松筠者能忍而已矣人亦善用斯忍哉

孫筠

孫筠掖縣人父宗南住城北業農先以東村宋姓之女為筠定婚焉宗南無行好博不數年家日落宗家見孫貧欲退婚風示於孫憤將與較復思鳴於官孫妻耻其夫曰當自慙何尤人他家女豈肯來尔家受鍼耶孫筠乃諫其父曰莫較兒自立成名後何患無妻子耶父從此頓改前非悉心正業父力回筠力學踰歲筠十六入邑庠家復稍裕遂於東村之東王姓女結婚擇日筠冠服行親迎禮鼓吹往遇東村宋

女固未許人聞樂聲與其婢小曼出視小曼識之曰
此新秀才孫筠郎也向使主人翁不以孫郎一時貧
窮食言渝盟姑姑今日豈不居然娘子耶甚矣善擇
者擇高郎不善擇者擇高房宗女性歸向隅淚雙
雙如珠串亂落襟袖小曼復笑曰姑是最無用者
寡是哭鏡爾再哭一夜人家女兒誰熟孫家炕矣宗
女乃挽小曼手曰奈何能為我畫一謀乎小曼曰何
難三十六計走為上策姑趁此時直抵孫家要知咸
陽先到者即是君一齎坐下他用十八金剛也拾尔

不出來宗女曰我羞且不識路小曼曰姑如敢行我
便保得將軍去于是兩人梳洗結束蒙以青蓋內囊
華衣紫履結艱情步出村竟投孫舍遙見結繚於門
近之則賀客列滿小曼攜女昂然入皆問誰家姑小
曼答曰看新婦者進內孫父母見之小曼扶女踞堂
前女乃淚盈花暈羞送春紅不作一語小曼曰我姑
宗女也原許作孫郎婦自主人後悔我姑誓死不二
今聞孫郎另娶我姑情極來歸望二老憐而收之否
則請死于孫氏之庭以明我姑之心其言侃侃女聞

之大哭。伏不能起。孫父母喜。掖女曰：此吾佳婦也。毋庸悲。俄而孫筠婚王女。亦至。見己有一女。坐青廬中。父母告筠。以故。筠亦喜。堂上賀客親友。闐然皆喜。遂令二女皆成禮。稱兩大焉。但惟恐其不相能。三朝後。亦與王相敬愛。如親姊若妹。于是小曼謂女曰：東吳招贅已完。趙子龍當用不着。俟明年我姑誕兒。再來長坂坡抱阿斗耳。徵去。亦女徵留之。商于王女。享命父母。願分一席。以酬其勞。許之。納於姬。後宗父母陪送粧奩。登門贖罪。王姓父母以其女亞於宗。有慙意。

而王女徵之。乃無間言。次年。二妻一妾。皆學生。得六子。會學鐸某。生子。門生為湯餅酒。序生。鐸師曰：今日以子衆多者首屈。僉曰：若然。孫生居上。年雖十七。有子六人。鐸師問故。相與細述其事。

濟寧許殿立賈人也。娶妻踰年。春學生。二子。及冬。又學生。二子。蓋一歲而得四男。亦奇也。

義鳥亭

宜興陸某善士也。宅多樹木。百鳥咸集。亭午夕陽之
頃。觀其投林如歸市焉。更不許人彈射。遇雨雪嚴冬。
取米谷散布林中。飼之一鵲。家陷陸逆黨。繫之公庭。
時集訊多人。忽而百鳥盈庭。喧嘩震天。訊至陸。一鳥
翔下。銜其首。碎片紙而去。群鳥飛散。問官驚異。刑其
首者。始辨其証。陸構義鳥亭以識異。今在毘陵城內。
好事有禽言五首云。鸚鵡：鸚鵡。鸚鵡：聲。相喚聲。
聲呼。南山有羊。我不食。東村晒谷。我不圓。大家飛入

衙堂去替我恩人雪冤苦。雪冤苦。哀鳴衆口皆嘆。
泥滑。泥滑。把好人受冤屈。我嗑。他吐。不
把仇人快打煞。欲救恩人真没法。拚將一紙偷帶去。
飛。詐與天公說。脫却布袴。脫却布袴。布袴脫却
一半破。換來不夠衙門數。打通上下誰相助。沉寃若
訴還無路。脫袴脫袴。擊。銜鼓斜陽暮。不如歸去
不如歸去。臺上一呼階下。一聲。屈謹相顧。陷人
坑阱茫無據。黃袖被底大蒙頭。杜鵑啼。老庭前樹。看
着血淚如紅雨。秦吉了。秦吉了。樹間鳴。階前噪。恩

人莫上鎖。恩人莫打拷。水落石出寒雲散。青天白日
自分曉。安得喚醒鏡台前。把箇官司完結了。

平陰田怡亭言其叔祖母孀居年七十餘住棧曾
蓄一泰山紅脚鳥六七年能言以籠為巢晚出晚
歸乾隆甲申春風異前一夕鳥忽云老妪。我明
日出去恐不能回來其祖母云何如不出去鳥云
教不能逃次日果出不歸母思之竟以疾終。

男女變易

鄆城李帝和居城開蕪野家迄可四十無子娶妻三年誕一兒李甚喜時時撫弄嘗使其妻服侍綢襦稍不慎則詈其不賢彌月把兒尿視其縮小如豆越日內陷旬而溝男化為女哇聲轉雌城西鄉之方大頭不知其名農也亦無子產五女是年又生一女其妻惡之欲溺斃方曰子女皆肉也與其子不肯以逆覆吾宗何如多有女安而飽我後遂育之忽一夕大風動屋其女哭聲壯辰視之變成男閱其鄉里咸以

為奇。有自城中來者言李藥舖同日男而女交相詆也。

七如氏曰。得子薄妻。如之何不。愛女若子。如之何不。是在乾隆辛亥九月間事。

嘉慶十一年丙寅二月。余代理湖北武昌江夏事。廿三日有城外金沙州民人熊萬興呈稱。其長女金姑年十七歲。許字城內民李宏聲之子。為媳。忽於十八日。變為男子熊。故無子止二女。恐李麻誣以賴婚。且此事合郡皆知。報明在案。耳。余曰。此事

之異亦人之妖也。毋庸報如恐李姓誣。僉目俱在。可指而驗。如尔等擊念姻。姪何不。以未字之次女。續之。即熊叩頭欣謝。徹其報呈而去。

溫

蠶僧

餘杭一僧極奢侈窮極其嗜因之巧極其能好食蠶
於釜頂開一孔火盛水沸蠶頭出口張僧以醃醬薑
桂之屬杓而飲之蠶熟而味已入矣如是有年垂夕
火發僧故樓居倉猝間思鑽月窻以遁窻小僅容一
首竟燒死觀者曰今日之燒死僧如當時之活著蠶
按洗冤錄甲魚同莧菜食生蠶芽含痛滴肉
上皆可殺人又有一種毒蛇與蠶交精入地三尺
凝結蠶形其名曰蝮往之不辨食之主血脹死

傷瞽夫

華亭錢鶴灘學士歸營私第工役煩苦土木墜丹經
歲不休有一夫雙且不任役將責焉雙者苦曰我不
敢舍錢以嬉我操錢而富貴之家有年矣往時黃提
刑營第我受役而傷瞽今其屋已瓦敗垣頽過者以
為墟而我之贅猶傷而未可嗚呼豈今之屋有同於
黃之屋耶何我之罪適符乎往日之罪耶學士感之
且罷工役

七如氏曰夫夫也一言而罪釋於已役罷于工兩得

此理

下

也

不

也。之矣。又非巧者王承福之論之徒以獨善其身而已。

鸚鵡辭有序

兖州之金鄉有太學生李某。性好音。落魄無聊。畜一鸚鵡。教之踰年。而能歌。按板鉞。腔清婉。合律。嘗肩負小架。栖鸚鵡於上。跨蹇驢。出游道。遙山水。得意時。則命之歌。而自吹笛以和之。久之。邑令麥君亭。強納百金以買。生不能辭。聽持去。而捐金於途。歌哭盡日。乃去。令得之甚喜。明日大會賓客。開筵命歌。而鸚鵡暗然。不出一聲。不食數日死。任城王生伯敏言之。因綴以詩。

新詞自譜教鵲哥玉笛低吹慢倚歌低過垂虹橋畔
路風流爭似小紅多人間何事足歡場策蹇逍遙
雲水鄉曲子相公真雅韻按歌猶帶雪衣娘教曲
經年費苦心相依為命更勞心珍珠一斛傾喉出金
谷無緣惠好音羞向華筵唱渭城相思一夕損捐
生吟魂莫憶知音者安否難傳隴上聲

黑檀帽

山左有包攬錢糧者士庶家多為之設肆於市或兌
換錢銀或打造首飾置一大鎔爐於室中如浮圖名
為傾寶於官而寔則消髓於民也又串通胥吏使衙
官出示不准自封投櫃後不准他人開設此舖而後
得隴斷焉是以犯禁之攬人反視為奉官之包戶矣
鄉之人負鏹入城登門請納任意倍算不可測度有
鄉人無錢者請為代納其毒更甚當麥熟則賤索其
麥穀熟則賤索其穀以至榷煙絲布及於車牛田

土無不設法取之而被害者猶曰官項也吾鄉一愚
老有田數十畝城中有包管其事者五年蕩其產老
欲恨日甚以致病漸將死曰我必作惡犬噬殺之其
家爇以黑氈帽紫花布袍未幾來一犬黑頭鵝身遂
不去家之人亦忘此老之言矣及犬壯包者又來索
其子之物犬聞其聲躍而出噬其腓不釋百計不能
脫門前故有積水一池遂相滾入水犬竟曳至深處
兩鬘馬聞於官具述寃報官令其妻自行收斂且埋
其犬毋再結寃

泥鬼博

豫章靈鬼廟為闌閑幽靜之所廟久殘蝕其肖像皆
有神色相傳非當時人工所能乞貧無賴嘗聚於此
夜則榜蒲么擲之聲連宵達旦耽於博者往往不計
美惡陳一士有賭癖時或囊空便覓小局每一往博
廟中皆破落子見陳至咸趨迎之故陳亦樂就既而
陳賭資愈寬而入廟乃頻廟故無門鑰未者忽去而
去者亦可復來更柝者不屑稽巡於此時有短鬚人
來博衣履如胥役狀凡擲皆紅亦不作呼盧勢入手

固無不如意。場上皆不識為何許人。問其里居。亦不
答。每夜深來入局。曉籌未唱。則甕肚垂。滿腰以去。
陳姓及諸人。連日頗為所窘。即易局設法。亦無不見
負於彼。咸以為異。局散尾之。至門而忽沒。踰夕復來。
眾乃詳。短鬚者張皇而遁。後不復來。會春淫雨。彌月。
滿城舍漏垣頽。廟門有塑泥馬二。作兩鬼羈之。其一
鬼短鬚。忽身傍馬。滲倒腹中。錢堆滿地上。爭取約十
餘。僧舉首見泥鬼。酷類前之博者。乃悟為此物作祟。
噫。博何常之有。得之於人。終亦失之於人。至於泥鬼。

且不甘心於一擲。然則博者皆鬼也。博又奚獨鬼也
哉。

溫

乾聯

陝之渭陽某村農家。有牛病。其父命子入城。覓獸醫者。子歸得藥。並所醫方。牛食之。果起。後凡村牛有疾。輒用其方。無不效。彼蓋以為醫固若是其易也。一日其父偶病。其子即以牛藥。其父而瘥。後已亦病。已即以父藥。自藥之。而亦瘥。乃大快。志於此藥。而心有慕乎醫之得也。鄉之人。且以其療牛疾。已父病。而忠其術之精。於是購醫方一策。令人讀而解之。為人視疾。後則闔戶以紙蒙其方書。以與人。效不效。未可

定也。後以其父之疾復作，仍取牛藥灌之而死。因不服前此之以牛藥父也，何以霍然？而今此之父藥亦牛也，何以溘然？是豈藥之罪哉？會已又病，終服牛藥以斃。邑有文士輓之一聯云：牛之性猶人之性，亡其身以及其親。

熟卵石

粵香山小攬賣藥林氏家有大葉榕，高十由旬，可半畝圍。上有鸛巢數處。林子幼穉好戲，嘗緣步能至樹巔。忽一日見巢內二卵，如柚携而下，入釜燃薪以待。剖食其母，瞥見罟之云：此異物，不可以啖。且鸛巢吾家，蓋亦有年，乃令其子仍歸諸巢。閱數月而樹間啾啾，又數日而小鸛立枝頭學飛，既而隨老鸛翔於雲表。林子惑焉，復緣上以覘其異。巢間餘糞敗草中貯一黑珠，盈掬，林拾之，非金非石，黝光可鑑，懷歸藏之。

樂籠久而膏陳几端後有畜賈見之不忍釋手問林
賈否林固知其異而不知其所以異者乃昂其值曰
三萬金賈曰價亦太昂然適當用誠不敢吞請同行
而取價林懷寶以往登巨舶賈出金鏹如數兌收林
曰物已屬君將焉用之賈曰此青泥珠也隋時曾有一
枚入中國後高麗使以六十萬售之將以入海求
珠者此珠出西海外可以療瘡疾茲聞交南玉有是
疾余將仁治之可以倍蓰林別賈携重贖還稱富
足焉

溫物市